

《克雷蒙复仇记》：政治化的 殉道者阴影下的公共人

龚 蓉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近代法国和英国盛行的阴谋论及近代英国流行的天主教与新教殉道叙事，分析政治化的殉道者在乔治·查普曼所著复仇悲剧《克雷蒙复仇记》中的缺席与在场。本文认为，在传统君主制趋于衰落这一大背景下，该剧刻意美化被新教叙事丑化但却被极端天主教徒视为殉道者的16世纪法国神圣联盟领袖吉斯公爵，突出他的政治参与者身份，以澄清宗教立场对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反思“公共人”这个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富有激进新教主义内涵的政治概念。

关键词 《克雷蒙复仇记》 政治化的殉道者 阴谋论 公共人

作为《荷马史诗》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乔治·查普曼（1559? - 1634）也是一位活跃于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舞台的剧作家。历代评论者已赋予查普曼两种对立的形象——“一位胸怀大志（如果也经常枯燥乏味）的道德哲学家；一个渴求资助的半雇佣文人，起初对埃塞克斯伯爵曲意奉承，继而投靠亨利王子，最后又向罗伯特·卡尔奉上谄媚之词。”^① 他创作的法国悲剧系列，即《比西·德安博》（1607年）、《拜伦公爵查尔斯的阴谋与悲剧》（1608年）、《克雷蒙复仇记》（1613年）及《法国元帅夏波的悲剧》（1639年），近年来颇受评论界关注。^② 原

^① Richard Hillman, "The Tragic Channel-Crossings of George Chapman, Part I: *Bussy D'Ambois*, *The Conspiracy and Tragedy of Byron*," in *Cahiers élisabéthains: A Biannual Journal of English Renaissance Studies*, 65 (2004), p. 25.

^② See Shona McIntosh, "Recent Studies in George Chapman," in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41 (2011), pp. 221 - 227.

因之一在于，该系列悲剧取材于法国内战（宗教战争），参与了英国剧作家对法国文化想象的构建。除查普曼外，这些剧作家还包括莎士比亚、马娄、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他们满足了英国观众及读者对法国题材的兴趣，使舞台成为观众及读者内化各类出版物对法国的描写的工具，以在舞台上在场的法国影射现实中充满不稳定因素的英国。^①

在查普曼创作的法国悲剧系列中，《克雷蒙复仇记》有别于其他作品：该剧主角克雷蒙为杜撰人物，而其他剧作中的男主角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② 不过，该人物的虚构性并不妨碍剧本挪用法国内战史。秀娜·麦金托什指出，《克雷蒙复仇记》深受马娄《巴黎大屠杀》的影响，从“君主共和国”这一角度发展了后者对君权的批判。此外，历代关注该剧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并为之所困惑的是，该剧借克雷蒙之口声称胡格诺派——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572年）的受害者——应对大屠杀负责，因为他们背弃了天主教。麦金托什认为，《克雷蒙复仇记》提及大屠杀的目的，在于“提醒观众和读者注意宗教暴力的危害性以及宗教暴力如何助长了各种抵制合法君主的理论”，因此，除批判君权外，查普曼也可能意在通过该剧督促恩主亨利王子放弃征服天主教国家和地区野心，转而追求容忍与知识。^③

《克雷蒙复仇记》大约于1610至1611年间上演。^④ 1613年出版的该剧第一版封面注明“该剧经常在白衣修士私人剧院上演”^⑤，这可被视作该剧受同时代观众欢迎的佐证。查普曼将该剧题献给亲天主教的萨福克伯爵一世之子托马斯·霍华德，一位活跃于宫廷假面剧表演但在宫廷中却并不太受欢迎的天主教贵

① See Jean-Christophe Mayer, "Introduction: Representing France and the French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 in Jean-Christophe Mayer, ed., *Representing France and the French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pp. 21-47; see also Richard Hillman, *Shakespeare, Marlowe, and the Politics of Fr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1-2.

② See Frederick S. Boas, "Introduction," in George Chapman, *Bussy D'Ambois and 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 Frederick S. Boas, ed., London: D. C. Heath & Co., Publishers, 1905, pp. ix-xliv; see also Nicholas Brooke, "Introduction," in George Chapman, *Bussy D'Ambois*, Nicholas Brooke, e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4, pp. lix-lx; see also John Margeson, "Introduction," in George Chapman, *The Conspiracy and Tragedy of Charles Duke of Byron*, John Margeson,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20.

③ See Shona McIntosh,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on the English Stage: Chapman, Marlowe, and the Duke of Guise," in *Renaissance Studies*, 26 (2011), pp. 1-20.

④ See Albert H. Tricomi, "The Dates of the Plays of George Chapman," in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2 (1982), pp. 260-261.

⑤ 引文由笔者译自 George Chapman, *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 in George Chapman, *Bussy D'Ambois and 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 Frederick S. Boas, ed., p. 165. 下文引自该剧文本将随文标出该作名称首词及幕、场、行次，不再另注。

族^①。在题献中，查普曼写道 “鉴于最近此类作品被认为配得上我们最引以为荣的一些贵族的资助，在下毫不犹豫将拙作呈送于集毋庸置疑的美德与真正高贵的血统于一身的您。”同时，因剧本取材于16世纪法国史，他也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 “至于人物或行为的真相，哪位（值得尊重的人）会期望在一部诗作中看到真相？因为诗作的主题并不是真相，而是类似于真相的事件或事物。”（*Revenge*: 168）

《克雷蒙复仇记》可看做是对《比西·德安博》的续写：骁勇善战、深受塞涅卡式的斯多亚主义熏陶的克雷蒙是比西·德安博的弟弟。比西被情人（塔米拉）的丈夫（蒙特苏里伯爵）谋杀后，其鬼魂要求克雷蒙为其复仇。在罗纳尔侯爵帮助下，克雷蒙的妹夫巴里涅将决斗书送到蒙特苏里伯爵手中。但克雷蒙与巴里涅是政治对手：克雷蒙是吉斯公爵的忠实跟随者，而巴里涅则是国王亨利三世的密探，负责监视并向国王汇报公爵及其追随者的举动。尽管巴里涅相信克雷蒙无心谋反，但仍向国王举报克雷蒙，并设计抓捕。克雷蒙被俘后，国王迫于公爵压力将之释放。国王最终谴责公爵图谋造反，命人将他暗杀。同时，克雷蒙与蒙特苏里伯爵进行了决斗并杀死对方。随后，他得知公爵已遇害，因此自杀。

本文结合近代法国和英国盛行的阴谋论及近代英国流行的天主教与新教殉道叙事，分析政治化的殉道者在该剧中的缺席与在场。本文认为，在传统君主制趋于衰落这一大背景下，该剧刻意美化被新教叙事丑化但却被极端天主教徒视为殉道者的16世纪法国神圣联盟领袖吉斯公爵，突出他的政治参与者身份，以澄清宗教立场对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反思“公共人”这个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富有激进新教主义内涵的政治概念。

下文将主要从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第一，剧本对法国历史题材的挪用何以可能。第二，传统君主制的衰落在剧本中的表现。剧本暗示宗教改革造成宗教狂热，对立宗教团体以信仰之名放逐美德，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的邪恶伺机入侵。受其影响，传统“君主制话语”（*Discourse of Monarchy*）体系内平衡神赐君权的“参政话语”（*Discourse of Counsel*）被迫失语；君主则丧失神圣性，凌驾于法律之上沦为暴君。从该角度审视，剧本生成语境中的新教与天主教殉道叙事是不同宗教立场的产物。在书写为某种宗教立场而积极或消极对抗君权并丧身的殉道者的事迹时，殉道叙事将这种“宗教-政治立场”去政治化，突

^① Katharine Eisaman Maus, “Notes,” in Katharine Eisaman Maus, ed. *Four Revenge Trage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74.

出其为该宗教立场献身之行为。第三，剧本意图探讨能否将斯多亚主义同政治参与相结合，以斯多亚主义对抗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宗教狂热，帮助重振传统君主制。构成剧本生成语境的效忠宣誓争端，在本质上是君主威权与教宗威权的对抗，体现了宗教立场与政治立场的不可分性；富有激进新教主义内涵的“公共人”在根本上亦是將政治立场与宗教立场互相同。剧本将吉斯公爵的形象去宗教化，使其与“公共人”之政治形象相吻合，以公爵的悲剧证明，传统君主制的重振无法在参政话语层面实现。

—

《克雷蒙复仇记》所涉及的法国题材主要同吉斯公爵三世（后文均称吉斯公爵）相关，取材于爱德华·格里姆斯顿翻译之法国新教徒让·德·赛尔所著《法国历史概述》（1607年）^①。该剧以1588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利用在布卢瓦召开三级会议的机会命人暗杀公爵及其弟吉斯红衣主教为中心，影射公爵参与策划并亲自参加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584年起公爵领导的极端派天主教团体神圣联盟的兴盛及1588年街垒日巴黎天主教徒支持公爵入城并迫使亨利三世逃至沙特尔这一历史事件。

近代英国观众及读者对《克雷蒙复仇记》所涉及的历史题材并不陌生。自伊丽莎白一世中期开始，英国读者对法国内战表现出极大热情；除英法间的历史渊源外，这一热情部分源于新教英国同以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之间的对立。为满足读者需求，各出版商大量翻译并出版相关出版物。总的说来，这些出版物主要从新教叙事角度强调胡格诺派如何因新教信仰遭受天主教徒迫害以及神圣联盟如何勾结西班牙对国际新教团体及英国本身构成威胁，帮助左右国内读者的政治及宗教立场；主题则基本集中为反神圣联盟、反西班牙、反教皇、反耶稣会及反吉斯公爵。但是，其中不乏同情神圣联盟之作；同时，因胡格诺派以宗教信仰为由反叛合法君主，任何对其政治立场的绝对支持都意味着承认政治抵制的合法性及公开否认君权至上，因此同情胡格诺派政治立场之作亦少见。^②就官方立场

^① See Frederick S. Boas, "Introduction," pp. xxxi-xxxv.

^② See Lisa Ferraro Parmelee, "Printers, Patrons, Readers, and Spies: Importation of French Propaganda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5 (1994), pp. 853-867; see also Adam Fox, "Rumour, New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Elizabethan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0 (1997), pp. 597-620.

而言，虽伊丽莎白英国不时派兵支持胡格诺派，但出于实际政治及外交需求，仍侧重于与法国天主教政权修好。例如，为同西班牙及吉斯家族对抗，破坏二者试图利用苏格兰玛丽女王颠覆伊丽莎白新教政权之意图，联合尼德兰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先后同法国安茹公爵亨利（剧中亨利三世）及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剧中大亲王）进行数次联姻谈判，后以弗朗索瓦的突然死亡（1584年）不告而终。^①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臣民无法回避同吉斯公爵相关的一个事实，即詹姆斯一世同吉斯家族有血缘关系：其母苏格兰玛丽女王与吉斯公爵为表兄妹。自玛丽女王于1567年流亡到英国后，由于地位（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及宗教身份（虔诚天主教徒）特殊，成为一系列由西班牙、吉斯家族及罗马教廷参与或策划的针对伊丽莎白一世之阴谋或叛乱的知情者或间接参与者，并于1587年被以叛国罪处死。其后，欧洲出现了大批以各种语言写成的出版物，将她视作天主教殉道者。^② 詹姆斯一世即位后，对霍华德家族的北安普顿伯爵委以重任。该伯爵是玛丽女王的忠实英国贵族追随者。虽身为隐秘的天主教徒，该伯爵忠于詹姆斯一世这位新教君主，也是宫廷亲天主教派领袖之一。他于1612年接受委派，将玛丽女王遗骸迁至亨利七世陵墓所在地西敏寺，安葬于伊丽莎白一世陵墓对面，突出二者同为亨利七世后代这一事实，弱化其天主教殉道者身份。^③ 这些因素赋予近代英国剧作家较大自由，为剧作准备了多样化的观众及读者，使《克雷蒙复仇记》的亲吉斯立场具有了可能性。

近代英国观众及读者青睐法国内战史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两国社会都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两个对立团体，占社会主体的宗教团体存在内部分裂，因此两国都盛行政治阴谋论。

16世纪法国流行各种阴谋论，探究内战及君主制没落的原因。占法国社会主体的天主教徒构建了胡格诺阴谋论，宣传胡格诺派勾结国外势力，对王国的安危及天主教身份构成极大威胁，推动普通天主教徒参与了针对胡格诺派的圣巴托

① See Mack P. 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 - 16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nd ed., pp. 76 - 121.

② See Anne Dill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yrdom in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35 - 1603*,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p. 273 - 274.

③ See John Watkins, "'Out of Her Ashes May a Second Phoenix Rise': James I and the Legacy of Elizabethan Anti-Catholicism," in Arthur F. Marotti, ed., *Catholicism and Anti-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Texts*,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 131 - 133.

罗缪日大屠杀, 是神圣联盟赢得广泛支持的原因之一。^① 作为反击, 胡格诺派在大屠杀前构建了针对吉斯家族的佞臣阴谋论, 宣传该家族成员唆使君主迫害忠诚的胡格诺派臣民, 以宗教为手段意欲谋夺王位; 大屠杀后则构建了君主阴谋论, 将吉斯家族刻画为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工具, 描述君主如何利用吉斯家族与科利尼家族之间的仇怨、借吉斯公爵完成铲除胡格诺派贵族领袖的阴谋。^② 随着内战的持续, 天主教团体分裂为极端派与温和派。针对亨利三世对胡格诺派的怀柔政策, 16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 极端派组织神圣联盟接受教宗绝对权力主义立场, 宣传政治抵制理论,^③ 诋毁君主性取向, 突出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如何受温和派天主教新贵族佞臣左右, 迫害以吉斯兄弟为首的坚决同异端作战的旧贵族, 以宗教虔诚掩饰自己摧毁法国天主教传统的意图, 背叛加冕誓言并沦为暴君。^④ 为对抗神圣联盟的舆论压力, 为自己命人暗杀吉斯兄弟这一行为辩护, 亨利三世及忠于他的温和派天主教徒构建了吉斯公爵 - 神圣联盟阴谋论, 宣传公爵领导神圣联盟勾结法国传统敌人西班牙, 试图推翻法国自古以来即坚持的限制教宗权威 (Gallicanism) 这一传统, 假借宗教图谋篡位, 强调君主正当行使了神赐君权处决吉斯兄弟。^⑤

16 世纪 70 年代起, 英国也逐渐出现各种阴谋论。除与苏格兰玛丽女王相关的系列历史事件外, 促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还包括: 1570 年教皇颁布《解除英国国民对伊丽莎白女王效忠义务诏书》, 1580 年起英国耶稣会士秘密返回英国, 及自 6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且以 1588 至 1589 年马布莱特争议为高潮的激进派新教徒对国教的抨击。整个新教团体以各种旨在颠覆英国新教君主政体的阴谋与叛乱为基础, 构建天主教阴谋论, 并将粉碎阴谋的胜利理解为神对新教英

① See Penny Roberts, "Huguenot Conspiracies, Real and Imagined,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in Barry Coward and Julian Swann, eds., *Conspiracies and Conspiracy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the Waldensia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p. 55 - 69.

② See Stuart Carroll, "Vengeance and Conspiracy during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in Barry Coward and Julian Swann, eds., *Conspiracies and Conspiracy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the Waldensia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71 - 86.

③ See J. H. M. Salmon, "Catholic Resistance Theory, Ultramontanism, and the Royal Response, 1580 - 1620," in 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 - 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1 - 231.

④ See Katherine B. Crawford, "Love, Sodomy, and Scandal: Controlling the Sexual Reputation of Henry III,"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2 (2003), pp. 516 - 542; see also David A. Bell, "Unmasking a King: The Political Uses of Popular Literature Under the French Catholic League, 1588 - 1589,"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0 (1989), pp. 371 - 386.

⑤ See J. H. M. Salmon, "Catholic Resistance Theory, Ultramontanism, and the Royal Response, 1580 - 1620," pp. 231 - 236; see also Henry Heller, *Anti-Italianism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2003, pp. 206 - 208.

国的照顾。天主教团体则发展了佞臣阴谋论，结合现实与虚构，阐述自己对英国宗教政治的理解，抨击以塞西尔及莱斯特伯爵为首的朝臣是马基雅维利式阴谋叛乱者，指责这些出身低微且没有宗教信仰的宫廷新贵假借新教欺蒙女王，污蔑忠实的天主教臣民反叛，使女王疏远那些家族历史久远的旧贵族，妄图借王权消灭这些真正的贵族，实现自己颠覆王权的意图，最终导致伊丽莎白的统治沦为暴政。这两种对立的阴谋论，互相攻击对方自我标榜的忠实臣民、集美德于一身、大公无私谋求并维护公共福祉、忠于真信仰的形象，将其反写为其对立面，即阴谋叛国者与马基雅维利式无神论权谋者。以清教徒为主的新教激进派认为，英法联姻谈判及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西联姻谈判证明宫廷内存在着马基雅维利式隐秘天主教徒，这些佞臣为私利极力向君主献谄，使新教政体陷入被天主教玷污及颠覆的危险，而君主拒绝清除国教天主教异质残余的决定则可能导致英国教会新教身份被颠覆，政治抵制因此具有合法性。作为回应，以国教徒为主的温和派新教徒相应发展了清教阴谋论，强调政治抵制对君权政体构成威胁。^①

简而言之，近代英法政治阴谋论是不同宗教立场与不同政治立场相互作用的产物：宗教立场的分歧源于宗教改革造成的宗教对立；政治立场的分歧则表现为是否坚持传统君主制话语体系及教宗威权是否高于世俗君主威权。阴谋论的构建离不开三个因素，即君权、政治参与及宗教立场，其核心体现为两点：暴君支持某宗教团体迫害持对立宗教信仰的良臣；权臣假借宗教图谋篡位。因此，这一时期剧作中在场的法国可以象征着现实中的英国；剧作则可借不同宗教立场呈现同一政治现象的不同侧面，反之亦然。

二

法国内战史上，吉斯－神圣联盟与亨利三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虽然君主与臣民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受宗教狂热驱使的贵族朝臣占据舆论优势，备受同样狂热的普通天主教徒拥护，接受国家传统敌人西班牙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对君权构成真实或假想的威胁，遭到君主猜忌。该矛盾根源在于宗教分裂造成宗教对

^① See Peter Lake, "The Monarchical Republic of Elizabeth' Revisited (by its Victims) as a Conspiracy," in Barry Coward and Julian Swann, eds., *Conspiracies and Conspiracy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the Waldensia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87-111; see also Peter Lake, "The Politics of 'Popular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The 'Monarchical Republic' of Elizabeth I Defends Itself," in Peter Lake and Steven Pincu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9-94.

立，新教信仰希望影响君权获得合法性；天主教信仰则试图控制君权铲除对方。因新教信仰质疑天主教信仰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君权失去神圣性，传统君主制衰落；失去神圣性且被认为受马基雅维利主义影响的君权则试图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摆脱被左右的局面，最终沦为暴政。

自中世纪起，法国君主的神圣化过程便通过其加冕仪式 (*sacre*) 得到实现。该加冕仪式之核心膏立礼的完成，完全依赖于珍藏在圣雷米修道院教堂的圣油瓶 (Holy Ampulla) 里盛放的圣膏油。据传，当皈依基督教的法国国王克洛维在圣雷米修道院教堂进行入教洗礼仪式时，此圣油瓶由一只白鸽口衔而来，象征其入教得到上帝认可。此后数世纪，除极特殊情况外，历代法国君主的加冕仪式都必须在汉斯 (Rheims) 大教堂由当地大主教主持进行，且必须以该圣油瓶中的圣膏油完成膏立礼。这象征君主经过上帝膏立，君权完全来自上帝。只有此膏立礼完成之后，他才被视为是真正拥有神赐权力的君主。结束加冕仪式的圣餐礼则将新君主与普通平信徒区别开来：新君主在这次圣餐礼上领圣体兼领圣血，而普通天主教平信徒在圣餐礼上则只领圣体。因此，法国君主加冕仪式“强调祝圣 (*consecration*) 而非加冕”。除强调君主制的继承性外，该仪式象征法国君主制及君主的神圣性与教会的合法性及正统性密不可分。君主加冕时重复的捍卫教会、铲除异端之誓言则是对此内涵的直接陈述。^①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内战期间，君主制的衰落源于宗教分裂。因君主无力维护法国教会的纯洁性与天主教身份，让教会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受到挑战，从而亦使法国君权的神圣性遭到质疑。这可以解释为何吉斯公爵领导的极端派天主教徒坚持干涉君主的宗教政策，认为君主纵容异端，强烈要求君主忠于加冕誓言，清除胡格诺派异端，保持法国天主教会的纯洁性，并获得国内天主教徒的广泛支持与同情。^②

在分析法国君主制的衰落并再现君主 - 佞臣 - 良臣三方关系时，《克雷蒙复仇记》没有直接突出宗教因素，仅将其归咎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仍暗示马基雅维利主义得以入侵的原因，是因为宗教改革使信徒以信仰之名积极行恶。剧本对宗教改革的态度，由比西这位被谋杀的斯多亚英雄的鬼魂予以澄清：

鬼魂：假如你们——仅为讨论之故——远离

^① See Mack P. 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 pp. 7-9.

^② See Dalia M. Leonardo, "'Cut off This Rotten Member': The Rhetoric of Heresy, Sin, and Disease in the Ideology of the French Catholic League,"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8 (2002), pp. 247-262.

作为幸福本身的宗教
(她位居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头部
到胸部被劈成两半，一半向一个方向摇晃，
另一半则向相反方向摇晃)，整个基督教社会
和她的所有律令，人们对其的遵守
建立在信仰之上，不受理性控制——
远离这一切，或许足以让
你们打消作恶的念头，
让你们更积极迫切地行善。

(*Revenge*: V. i. 17 - 26)

比西的鬼魂指出，信徒视为幸福本身的宗教已被宗教改革毁灭。通过沿用“母教会”这一教会传统意象，赋予宗教女性形象，描写这位女性被从头部到胸部一劈为二，鬼魂强调宗教分裂造成的对立如何让人们失去了仁爱与理性，因为头部与理性相联系，心脏则是爱与宽容的居所。宗教改革让整个基督教世界彻底分裂为两个背道而行、无法沟通的部分；分裂后的宗教使信徒们追求着并不完整的信仰与爱，受宗教狂热左右的信徒无法正确进行理性思考，因无法交流而互相仇恨，并以信仰之名互相迫害。就法国而言，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与持续不断的内战是明证；在英国，宗教团体间的对立及新教与天主教殉道者的出现，也是本剧近代读者与观众熟悉的话题。

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代表的邪恶趁机入侵，败坏了君主，君主制因此衰落，以贵族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秩序相应解体，君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沦为暴政：

当那些一心只为向上攀爬之徒，
以谄媚之辞、奴颜之色，奉承那自上而下、
随心所欲、喜怒无常、作恶多端的权力之时，
公正与坚持真理的人——他们据被时间神圣化且
推崇美德并备受尊重的惯例，以良谏约束权力——
被剥夺了言论的权利。我们曾经见证过
更为得体的统治：君王们一心谋求公共福祉；

人们那强壮的自由，不受约束、未被限制，
也从不曾如此卑微。
当君王们为骄傲所左右，以强权统治臣民，
臣民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心也
随之沉重，美德几乎被抹杀殆尽，
所有的人追逐私利，欺骗成性，不惮于为恶，
而行善举之人必受惩戒：
因为惧怕臣民之为善甚于臣民之行恶，
希望臣民之美德始终只是自己德行的陪衬，
暴君们阻碍臣民表现自己的美德、甚至
使他们因此陷入危险之中。

(*Revenge*: I. i. 13 – 31)

这段引文出自剧中人物罗纳尔侯爵之口。虽然这位牢骚满腹并同情神圣联盟的没落贵族没有澄清君主“美德”的具体所指，但他认为君主职责包括谋求公共福祉并维护臣民自由，强调君权应据惯例受良臣谏言的监督与约束。以剧本的英国背景观照，“被时间神圣化/且推崇美德并备受尊重的惯例”，可理解为近代英国君主制话语体系内的参政话语。君主制话语内，君主被认为因神赐权力而具有神圣性，以加冕典礼为始的一系列仪式与典礼则赋予并强化其神圣性“金球与权杖标志其神圣性，加冕仪式上经膏立再次被神圣化，头带金光闪闪的王冠，头像出现在被认为有治愈魔力的金币与戒指上；身为一家之长，游行仪式之核心，臣民为之礼拜与祈祷。君主是正统性本身，其呼吸即法律，其声音即命令，其凡身俗体象征不朽权力”。^① 为平衡神圣君主的权力，君主制话语承认缺乏监督的君主会毫无例外变得任性并沦为暴君，因此允许同贵族良臣相联系的参政话语监督神赐君权，坚持博学且经验丰富的贵族本着利他主义精神参政是预防暴政的唯一途径。如果君主接受良臣参政，王国就能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和谐的王国内，所有事物都等级分明，恰当有序并相互协调。社会下层出现分裂或对上层心怀叵测，或上层过于傲慢无礼，都会使王国出现混乱。^②

^① See Robert Zaller, *The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 – 19.

^② See Robert Zaller, *The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3 – 25.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的亨利三世一直被认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研习者。关于该君主的种种出版物也突出这一点，以此解释他在政治上的善变与欺骗。16及17世纪英法政治著作认定马基雅维利主义推崇暴政，使君主抗拒臣民批评，唆使研习者不敬上帝并沦为无神论者。这位“撒旦使者”的著述被意大利廷臣带到法国宫廷，败坏了法国，并将这场政治瘟疫传到英国。近代欧洲跨宗教信仰的反马基雅维利运动，以“马基雅维利”为所有道德及政治罪恶的同义词。不同宗教团体互相指责，谴责被指责对象追随马基雅维利不敬上帝，以宗教掩饰伪善并为政治目的辩护。^①因此，罗纳尔批判的左右君主的“骄傲”应指马基雅维利主义；它同上帝为敌，憎恨所有美德，先后败坏了君主制话语的两个核心，即神赐君权与参政话语。被马基雅维利主义败坏的君权骄纵跋扈，意欲在包括以美德统称的思想修为等各方面都高于臣民，憎恨并放逐以美德为目的之贵族良臣谏言，鼓励臣民行恶，造成王国内出现混乱，原有社会秩序被打乱，传统贵族阶层衰落。出身低微且一心光耀门楣的马基雅维利式佞臣为谋私利，积极行恶，打击良臣，巧言令色迎合君主。以此对照近代英国各种阴谋论中的宫廷，罗纳尔口中的佞臣也符合这些阴谋论所针对的营私舞弊并以谗言蛊惑君主的无神论权谋者。

《克雷蒙复仇记》中的亨利三世与巴里涅，分别象征已先后被马基雅维利主义败坏的君主制话语的两个核心：神赐君权与参政话语。罗纳尔刚离开，巴里涅便在独白中坦言：

——我必须向国王禀报他这趟差事，
因为我已宣誓要尽忠职守，
假装偏向他们这一派，也假装
同样对国家心怀不满，只为找出
所有像他这样的牢骚满腹之徒并发现他们的阴谋诡计。
我的兄弟克雷蒙也不会幸免于此；我给国王的
谏言（counsel）中已提及他在吉斯一派中的显赫地位。
我发现这让国王忧心忡忡，

^① See Kevin Sharpe, "Representations and Negotiations: Texts, Images,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2 (1999), pp. 853–881; see also Sydney Anglo, *Machiavelli—The First Century: Studies in Enthusiasm, Hostility, and Irrelev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0–373.

(他知道克雷蒙勇敢无畏) 担心对自己的
个人安全构成威胁: 虽然我
胆敢以良知担保, 他绝对
不会有丝毫不忠的意图。
不过, 在我们这些权谋之士 (politicians) 看来,
他之所以坚守真诚, 定是出自嫉妒, 因为真诚
无法像权谋术 (policy) 那样使人位高权重; 而且,
我们愈努力怀疑好的品性,
不遗余力践踏任何国王认为是邪恶的美德,
我们为他所效之犬马之劳便愈发显得重要;
我们愈能成功地使最好显得更糟,
我们的权谋之术便愈发显得精于窥心, 而旁人
也会惊叹于我们的睿智与忠诚。
只要给恶披上道德与宗教的外衣,
让美德被人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便是小事一桩。

(*Revenge*: I. i. 122 - 144)

巴里涅以“权谋之士”称呼自己, 将阴谋诡计称作“权谋术”, 可以让近代观众与读者立刻认定他是位马基雅维利式人物。这是因为, 在影射马基雅维利主义时, 当时的英国作者会使用一系列词汇, 包括“权谋术” (policy)、 “密谋” (practice)、 “处事箴言” (aphorism) 及 “行事原则” (maxim)。前两个词及另外一些源于它们的词, 如“权谋的” (politic)、 “权谋之士” (politician) 与 “密谋家” (practitioner) 等, 则被广泛用于贬称政治手腕及玩弄政治手腕者。在该时期文学作品中, 这些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 “几乎成为英国人用以指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术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权谋术” 一词几乎构成近代英国人眼中的社会主旋律, 备受诸如基德、马娄、莎士比亚及查普曼等重要剧作家的偏爱, 用以描述政治上狡诈世故及虚伪多变。^①

巴里涅强调自己及同类毫无顾忌地以宗教和道德掩饰自己的邪恶, 呼应了近代欧洲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谴责。在巴里涅这样的无神论佞臣看来, 因为君主憎

^① See Napoleone Orsini, “‘Policy’: Or the Language of Elizabethan Machiavellianism,”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9 (1946), pp. 122 - 134.

《克雷蒙复仇记》：政治化的殉道者阴影下的公共人

恶美德，自己就应投其所好，以谗言与密报代替参政话语中监督君权的良臣谏言，帮助君主践踏并根除臣民心中残存的美德。因为自己敌视美德，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不相信他人真心追求美德，所以巴里涅虽然承认自己清楚克雷蒙无意叛国弑君，但将这解释为克雷蒙不得已的选择：克雷蒙不擅长权谋术，出于嫉妒，只好坚持真诚，因为真诚不能像权谋术那样让人攀上权力高峰。此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以私利为重，彻底抛弃亲情与友情。因此，当巴里涅与亨利三世密会时，他捏造事实，谎称克雷蒙在吉斯一派中极为重要，需立即捉拿，并提出具体捉拿计划（*Revenge*: II. i. 8-28），帮助君主捕获克雷蒙（第四幕第一场）。

剧本也以亨利三世为例，描写君主制的衰落对君主的影响：对良臣谏言怀恨在心并处心积虑地报复；失去神圣性；凌驾于法律之上实施暴政。在这个意义上，剧本呈现了亨利三世沦为暴君的过程：首先，受马基雅维利主义控制，憎恨美德，并听任及促使参政话语受到佞臣玷污；其次，凌驾于法律之上设计抓捕克雷蒙，但在公爵监督下签署了特赦令，暂时免于沉沦；最后，对公爵怀恨在心，宣称公爵蓄意反叛，不依照正常法律程序对公爵进行审讯，假借正义与上帝之名令人暗杀吉斯兄弟，彻底沦为暴君。剧中的亨利三世是《法国历史概述》中早期法国君主的对立面：早期君主“仪容举止端庄，在不同场合中表现出不同的气质：战争中英勇、明智对待臣民谏言、危难时刻果决、温和宽恕他人过失、为公共福祉及社稷安宁可忘却个人所受伤害”^①。

亨利三世生活在自己与佞臣一道构建的吉斯阴谋论中。为彻底铲除公爵及其追随者，除派巴里涅这样的佞臣假意向公爵示好，伺机刺探该派行动外，亨利三世故意制造机会，让公爵一派不断壮大。这在巴里涅向亨利三世献策时所用比喻中有所体现“吉斯一派……已经羽翼丰满（*grows ripe*），必须将其一网打尽，全部抓获（*must be gathered into hold*）。”（*Revenge*: II. i. 5-7）巴里涅将公爵一派喻为亨利三世播种的作物，指出既然该作物已长成，便应抓住机会将其全部收割。从这个角度看，该剧强调如果亨利三世认为势力强大的贵族团体对王权构成威胁，其根源仍在于他刻意纵容，意图伺机铲除所有对自己统治不满的人。

因坚信吉斯阴谋论，亨利三世不断处于恐惧与焦虑中，从而竭力向忠于自己

^① Edward Grimeston, *A general inuentorie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at monarchie, vnto the treatie of Veruins, in the yeare 1598. Written by Ihon de Serres. And continued vnto these times, out off the best authors which haue written of that subiect. Translated out of French into English, by Edward Grimeston Gentleman*, London: 1607, STC (2nd ed.) /22244, p. A2.

的人强调暗杀命令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在第五幕第二场，亨利三世向巴里涅及贴身护卫抱怨公爵迫使他释放克雷蒙的行为大逆不道，竭力坚持自己因君主身份而具有的神圣性，要求追随者恪守臣民效忠君主的誓言，并申明上帝会为自己偏爱之君主惩罚公爵：

保我（my）安危的朋友们，你们已发誓要忠于
你们的君主，那就英勇地恪守誓言吧。
你们经常亲眼目睹吉斯
如何对我（me）步步紧逼
眼中流露出反叛的欲望：
如果你们助朕（us）脱离此困扰，你们将
不再是朕之（our）臣民，而是朕之（our）拯救者。
……那偏爱君王们的
上帝，将从空中劈下响雷
粉碎这了不起的吉斯的桀骜不羁。

(*Revenge*: V. ii. 21 - 39)

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君主自称应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强调君主威严，表达身体政治这一内涵。身为君主，亨利三世本应虚心听从公爵的谏言，即便公爵因此损害了他的君主威严，他也应为公共福祉及王国安宁而宽恕公爵。因此，当亨利三世决意暗杀公爵之际，他已做出与君主身份相悖之决定。这段引文中第一人称单复数代词的混用，既突出亨利三世安排暗杀计划时的紧张与强作平静，也象征着他正在逐步沦为暴君，失去君主的神圣性。吉斯公爵被袭后，亨利三世向受伤的公爵宣称自己为何私自处决公爵时，完全抛弃了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象征沦为暴君的君主已彻底丧失其神圣性：

看，阁下，我（I）来了，
要向上帝与世人说明这事的正义之处，
上帝知道我（I）如何因你对信仰的亵渎，迫于
你妄图撼动社稷的大逆不道，
才命人在你身上留下伤口，

让我 (my) 心中留下伤痕; 那粗暴的大海以
波涛对岩石的拍打和侵蚀,
也不会多于你以那疯狂的
狼子野心对我 (I) 的攻击与凌辱;
再者, 我 (I) 令你洒下鲜血, 为的是
让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流淌鲜血。

(*Revenge*: V. iii. 41 – 51)

这段引文中, 亨利三世宣告了公爵的三大罪状: 亵渎宗教, 以宗教为借口图谋篡夺王位; 在野心的驱使下, 经常不敬君主; 公爵铲除胡格诺派的宗教狂热让他嗜血好战, 他的死可以拯救无数人的性命。这三点与各种反吉斯出版物对亨利三世为何暗杀吉斯公爵的解释相一致。历史上, 吉斯兄弟被暗杀后, 亨利三世特别致信波尔多议会并命人到各省颁布诏书, 宣布公爵因密谋弑君叛国已被处死。在致波尔多议会信函中, 亨利三世将自己塑造为忍辱负重且宽宏大量的仁慈君主, 突出公爵不知悔改, 执意叛国, 强调自己被迫以神赐君权惩戒了逆臣 “吉斯公爵近年来屡屡策划阴谋, 欲篡夺王位, 毁朕声名, 意图弑君。朕宅心仁厚, 多次恕其无礼, 纵使良臣顺民为之心生怨愤亦在所不惜, 唯望该公心生悔意, 痛改前非。但该公之傲慢无礼有增无减, 辱朕权威, 处处肇事……朕藉此公正机会, 令该公知晓朕以神赐权力、手段及勇气严惩该公。”^① 在给各省的诏书中, 亨利三世则声明 “他以天主教及铲除异端为由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 在各个天主教城镇征战, 目的在于蓄积实力, 实现自己长期策划的篡夺王位之阴谋。”^②

虽然剧本仅强调马基雅维利主义造成君主制衰落, 是亨利三世丧失君主神圣性并沦为暴君的根本原因, 并以吉斯公爵象征成为暴政牺牲品的政治参与; 但是, 了解法国君主对天主教会肩负特殊义务及反抗世俗威权与殉道之间关系的近代观众与读者仍可从另一视角理解亨利三世因何丧失神圣性, 觉察剧本中天主教殉道者的身影。历史上, 吉斯兄弟被暗杀后, 亨利三世命人彻底处置了两人遇害

^① Henri III, *A letter from the king, to his court of Parliament of Burdeaux, touching the death of the duke of Guyse At Burdeaux by S. Milanges, ordinary printer unto the king. 1589. By commaundement of the said court. Newly translated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coppie*, London: 1589, STC (2nd ed.) /13098, pp. A3 – A4.

^② Henri III, *Directions from the king, to the gouernors of the prouinces, concerning the death of the Duke of Guyse Together with the kings letter to the Lord of Taian. Translated out of French into English by E. A.*, London: 1589, STC (2nd ed.) /13096, p. A2.

时身着之衣物及其遗骸，令其尸骨无处可寻^①，以免二人被教廷认可为殉道者并被封圣从而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但是，公爵的追随者仍将他们视为殉道者，收集他们的遗物以奉为圣物；神甫布道时将二者母亲比作圣母，将公爵身体同基督身体相提并论，将亨利三世定义为暴君，公开宣传政治抵制及弑君的合法性。1589年，克雷门（Clément）刺杀亨利三世后被以叛国罪处死，遗体被焚烧，骨灰被撒入一条河流。虽然这使得神圣联盟成员无法收集该弑君者遗骸奉为圣髑，但并不妨碍他们绘制他的画像并放置到教堂中，对其母以圣徒母亲之礼相待，将他宣传为殉道者。^②因此，极端派天主教徒—吉斯公爵在舞台上的缺席仍然无法抹杀现实生活中政治与宗教立场相结合这一事实，并促使在近代英国宗教文化中盛行的殉道叙事进入观众与读者视野。

殉道这个概念的出现先于基督教的产生，最早用于指“战死沙场的武士确信自己将被神格化”。该词源于希腊语 *martyrs*，意为“见证”（witness）。基督教会借用该希腊词语，使其适用于“为正义事业而战死”这一普遍行为模式，以其指经历“暴力性死亡”的基督徒。^③因此，基督教殉道者这一称号适用于那些甘愿为基督教信仰而对抗世俗威权并献身的信徒，而关于早期教会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叙事则亦可被认为是对早期基督徒殉道史的书写。中世纪中后期，教会不再以殉道者事迹强调教会的合法性，但以其帮助信徒坚定信仰，突出殉道者因圣徒身份而具有的代祷作用。同时，在教会宣传中，殉道者以暴力性死亡效仿基督受难的行为是以殉道对耐心忍耐进行终极阐释，表明对基督的终极效仿是出于对基督的虔敬之爱而效仿基督的受难。宗教改革开始后，这构成了新教与天主教殉道叙事这两种对立叙事的共同立场。^④除具上述特点外，英国中世纪殉道叙事也称颂一类特殊殉道者：因反抗君主威权而被谋杀或处决的“政治殉道者”（political martyr）。这类殉道者既包括平信徒也包括神职人员。例如，因坚持教宗威权而被君主谋杀并随后被教廷封圣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因参与叛乱而被

① 一说是亨利三世命人将兄弟俩的遗骸肢解焚烧，并彻底处理了骨灰。See Mack P. 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 p. 132; see also Stuart Carroll, *Martyrs and Murderers: The Guise Famil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92.

② See Orest Ranum, “The French Ritual of Tyrannicide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 (1980), pp. 65–70.

③ Donald R. Kelley, “Martyrs, Myths, and the Massacre: The Background of St. Bartholomew,”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 (1972), p. 1328.

④ 关于中世纪殉道叙事的特点，see Brad S. Gregory, *Salvation at Stake: Christian Martyrdo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6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英王亨利四世以叛国罪处死的约克大主教理查德·斯科若普，及因反抗爱德华二世暴政而被君主以叛国罪处决的兰开夏伯爵托马斯。^① 这类殉道者体现了早期教会殉道者的一个根本特征，即蔑视世俗威权并经历暴力性死亡；但是，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体现了坚持教宗威权等同于维护基督教信仰。

自从英国教会于1534年脱离罗马教廷，随着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对立的确定、新教与天主教团体内部的分化、政治因素对官方宗教政策的影响，殉道叙事在近代英国经历了繁荣、演变与分裂，增加了政治内涵，见证了对立宗教团体分别构建“反殉道叙事”（antimartyrology）以否定对方的殉道者（*Salvation*: 16–21）。约翰·福克斯所著《行传与见证》（亦称《殉道者书》）于1563年首次出版后，即成为英国新教殉道叙事代表作，描述以玛丽女王时期新教殉道者为主的殉道者如何经历“基督似的殉道”^②。该书拥有大量读者，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1573年至1631年间，出现了十余部以该书记载的殉道者事迹为蓝本的剧作（*Salvation*: 193–194）。在对基督徒为真信仰而殉道的历史进行书写及再书写的过程中，该书覆盖的殉道者，以第一版记载的英国新教殉道者为基础，囊括了第二版（1570年）添加的早期教会殉道者。这一变化将基督徒自早期教会经历的殉道置于基督徒为信仰而对抗世俗威权这一大背景下，刻画亨利八世等都铎王朝君主如何以其世俗威权帮助新教信仰对抗教宗威权，帮助书写英国教会史，突出英国教会作为早期真教会直接继承者的身份及英国教会反天主教假教会这一立场。以后的版本添加了同天主教反殉道叙事的对话，突出新教徒作为真基督徒的特质。^③ 该书对新教英国影响深远“它不仅帮助英国构建了清晰的新教身份，同时有力左右了将天主教等同于外国政治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流行文化这一层面，它激发了长达数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这种情绪在火药阴谋案、内战及天主教阴谋等时刻尤为激烈。”^④

英国宗教改革也为天主教殉道叙事提供了丰富素材，记录英国天主教殉道者

① See Danna Pirovansky, “‘Thus may a man be a martyr’: The Notio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s of Martyrdom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Thomas S. Freeman and Thomas F. Mayer, eds., *Martyrs and Martyrdom in England, c. 1400–170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p. 81–83.

② Thomas S. Freeman, “Introduction: Over their Dead Bodies: Concepts of Martyrdom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Thomas S. Freeman and Thomas F. Mayer, eds., *Martyrs and Martyrdom in England, c. 1400–1700*, p. 20.

③ See John N. King,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Early Modern Print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2–139.

④ John N. King, “Introduction,” in John Foxe, *Foxe’s Book of Martyrs: Select Narratives*, John N. King,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xi.

事迹的各类手抄本及出版物在近代欧洲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 (*Salvation*: 4)。除同样在信仰与死亡间建立联系并宣传基督似的殉道者外,英国天主教殉道者的事迹在整个天主教会史上具有特殊性,英国天主教殉道叙事也有鲜明特色。他们人数众多,^①而且都被新教政权定义为叛国者,经历了庭审,最终以叛国罪被公开处决。因此,尽管天主教信仰导致他们的暴力性死亡,但新教英国的官方宣传突出他们的叛国者身份,以政治与死亡之联系抹杀构成殉道者身份的信仰与死亡之联系,同时突出他们如何缺失殉道者应有品质。天主教殉道者则将法庭与刑场化为舞台,将审讯过程及通往刑场的路程转化为真信仰与异端进行斗争的过程及殉道者本人的表演,并让剧中其他角色(法官及行刑者)与观众见证其殉道过程及真信仰的胜利。^②活着的天主教徒积极书写这些未被教廷正式封圣之殉道者的事迹,证明他们如何蔑视世俗权威,效仿基督以死亡维护真信仰,以各种视觉艺术形式再现他们的殉道,并搜集这些殉道者的圣髑,将他们视为新升天的圣徒,认为他们可以立刻成为代祷者,向他们祷告或前往他们殉道之地进行朝圣(*Salvation*: 285-314)。殉道叙事既是英国天主教团体公开不从国教的产物,也督促该团体坚持不从国教并将殉道者事迹作为一种帮助“保持自己独立的存在及身份之强有力意识形态工具”。对于整个欧洲天主教团体而言,英国天主教殉道叙事能服务于个人或国家之政治及宗教目的,帮助“建构国际政治辞令”,团结国际天主教团体对抗英国新教政权,抵制加尔文主义的威胁。^③

近代英国天主教及新教殉道叙事既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也帮助强化宗教狂热。虽然它们都强调信仰高于世俗威权,并继承中世纪传统将殉道解释为出于对基督的虔敬之爱而效仿基督的受难,但它们都将殉道“政治化”^④,鼓励信徒以信仰之名对抗世俗威权。在这个层面上,这两种对立殉道叙事所书写的近代英国殉道者都可被称为“政治对抗者-殉道者”。同时,这两种殉道叙事又同各种政

① 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共有239名天主教徒被以叛国罪处决。其中,包括125名神甫在内的189人死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see Anne Dill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yrdom in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35-1603*, p. 3.);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4年至1618年,以叛国罪被处决的天主教徒人数为25名;1618年至1640年,则没有天主教徒被处决(see John Coffey, *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 1558-1689*, London: Longman, 2000, p. 90.)。

② See Peter Lake with Michael Questier, *The Antichrist's Lewd Hat: Protestants, Papists and Players in Post-Reformatio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3-254.

③ See Anne Dill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yrdom in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35-1603*, p. 372.

④ 关于如何“政治化”, see Thomas S. Freeman, “‘Imitatio Christi with a Vengeance’: The Politicisation of Martyrdo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Thomas S. Freeman and Thomas F. Mayer, eds., *Martyrs and Martyrdom in England, c. 1400-1700*, pp. 35-69.

治抵制理论相互渗透，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君权神授论构成极大挑战。由于新教信仰的确立无法脱离世俗威权的支持，因此英国新教殉道叙事的内在张力，表现为其既宣扬为坚持真信仰而对抗世俗威权这一宗教原则，又突出世俗威权如何与教宗威权进行对抗以帮助维护新教信仰，使宗教立场无法完全独立于政治立场。同时，由于近代英国新教团体关于真信仰没有统一标准，被边缘化的新教亚团体在政治抵制理论的支持下，坚持诛杀暴君的合法性，挑战君权神授论，从而加剧了团体内部的分裂。这正是贵格会等新教不从国教者能以《殉道者书》所宣扬的殉道者为例证明自己行为合法并认为暴政迫害真教徒的根本原因。^①天主教殉道叙事坚持教宗威权高于君主威权及教徒对教宗与教会的忠诚高于对君主的忠诚，使天主教徒同世俗威权的对抗合法化，从而鼓励教徒反抗君权。就英国殉道叙事的传统而言，天主教政治对抗者—殉道者直接继承了中世纪政治殉道者积极或消极反抗世俗威权并维护教宗威权这一特点。

因此，同各种阴谋论相似，这两种对立殉道叙事体现了宗教狂热者对世俗威权与真信仰两者关系的理解。在被迫害宗教团体的视角下，一旦支持对立宗教立场的君主运用法律手段巩固统治，他/她的统治即可被定义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暴政，因坚持宗教信仰并消极或积极对抗这种暴政而献身的信徒则是殉道者。在书写这类政治对抗—殉道时，殉道叙事将其“宗教—政治热情”去政治化，突出其因信仰而经受的暴力性死亡。因此，尽管《克雷蒙复仇记》竭力排除宗教干扰，既没有依据新教叙事传统将吉斯公爵塑造为假借宗教阴谋弑君篡位的佞臣，也没有采纳极端天主教徒的立场将公爵刻画为殉道者，但由于宗教改革后政治立场与宗教立场的不可分性，该剧对亨利三世受马基雅维利主义影响而丧失神圣性、凌驾于法律之上暗杀积极参与政治的公爵并最终沦为暴君这一过程的呈现，仍会不自觉地促使跨宗教信仰的读者与观众思考宗教—政治立场与殉道之间的关系或考量诛杀暴君的合法性，将该剧同英国的宗教、政治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三

在再现与探讨传统君主制衰落的原因及影响的同时，《克雷蒙复仇记》亦对

^① Thomas S. Freeman, "Introduction: Over their Dead Bodies: Concepts of Martyrdom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7–29.

如何重振君主制提出设想，考虑以斯多亚主义对抗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宗教狂热之影响的可能性。这与该剧产生的政治语境密不可分。

查普曼创作该剧之际，正值效忠宣誓争端白热化。继火药阴谋案，英国政府于1606年下令天主教臣民签署效忠誓言。从表面看，该誓言巩固了詹姆斯一世坚持将信仰同政治分离开的立场；但因其用词模糊，也可被视作对天主教政治思想核心——教宗绝对权力主义——的刻意攻击，目的在于坚持君权神授论，促使天主教臣民将君主威权置于教宗威权之上。因此，效忠誓言进一步分裂了英国天主教团体与新教团体，引发了一场大辩论。教宗及耶稣会坚决谴责该誓言；教宗数次致信英国首席司铎，令其指示英国神甫带领教徒拒绝签署该誓言。英国首席司铎则代表主张放弃政治抵制以换取宗教宽容的天主教温和派；当他迫于教宗压力公开谴责该誓言后，即被捕入狱，并在狱中签署了该誓言。^① 新教激进派则认为，火药阴谋案彻底证明了天主教在新教英国的异质性，他们激烈批判君主对天主教徒的宽容政策，主张借此契机改革国教，清除天主教异质，从根本上消除天主教对英国新教身份的威胁。^② 随着詹姆斯一世直接带领君权神授论支持者，在神学层面同各国耶稣会教宗绝对权力主义信奉者进行激烈笔战，英国的效忠宣誓争端于1609年彻底演化为席卷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于君权与教宗威权的大辩论；而1610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被一名教宗绝对权力主义信奉者刺杀身亡这一弑君事件，则促使两大宗教阵营内部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彻底分化。^③ 在这个意义上，效忠宣誓争端促使政治参与者思考并决定以何种政治立场支持何种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英国政治思想话语的复杂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君主制话语体系内，君主坚持君权神授论，突出君主的神圣性，压制贵族朝臣与议会使用的参政话语；声称谋求公共福利的“王国话语”使用者捍卫议会独立；坚持法律至上并主张以法律约束君权的法律话语影响着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中间阶层。而因使用者身份可能重合，这三种话语间的矛盾日益加深。^④ 除君主外，这些政治参与者

① See Michael C. Questier, "Loyalty, Religion and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nglish Romanism and the Jacobean Oath of Allegiance,"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0 (1997), pp. 311–329.

② See Anthony Milton, *Catholic and Reformed: The Roman and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nglish Protestant Thought 160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pp. 251–261.

③ See J. H. M. Salmon, "Catholic Resistance Theory, Ultramontaniam, and the Royal Response, 1580–1620," pp. 247–253; see also Harro Höpfl, *Jesuit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tate, c. 154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pp. 314–338.

④ 关于法律话语 (Discourse of Law), see Robert Zaller, *The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67–354; 关于王国话语 (Discourse of Realm), see Robert Zaller, *The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23–266.

采纳各种阴谋论立场，互以马基雅维利式无神论权谋者攻击对方，也熟悉“公共人”（public man）这一概念。

“公共人”亦称“有良知的共和国人”或“忠诚的爱国者”。16世纪90年代前，该概念主要指同宫廷合作的贵族朝臣；90年代后，主要指对宫廷及君主进行尖锐批评且坚决维护英国新教身份之有清教倾向的议会成员。本质上，该概念是加尔文主义与公民人文主义在英国政治思想中的交叉产物。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著述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为“积极参与政治并有所为的生活是否比浸淫于哲学思考及理性知识的生活更值得尊重；什么构成真正之崇高及谁最有资格担任公职。”90年代前，受西塞罗影响，英国贵族男性被鼓励积极参与政治，并以谋求公共福祉为己任。90年代开始，随着塔西佗与利普休斯的著述被引入英国，英国读者逐渐以宿命论的态度对待政治；因此，被动安于政治处境但坚持修身这一理念逐渐在贵族阶层被广为接受。但是，在什么构成真正之崇高及谁最有资格担任公职这一问题上，近代英国人的立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通过突出“公”与“私”的对立，这一时期的政治著述认为只有大公无私、谋求并维护公共福祉者能被称为高尚之人且有资格担任公职。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表现为“虔敬执政官”（godly magistrates）这一理念的产生与流行。该理念将虔诚新教信仰及坚决向异端宣战，同公共福祉、真正之崇高及担任公职的资格联系起来，突出并固化“公共人”的新教身份。

受阴谋论影响，宫廷政治逐渐被等同于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出没于君王住所且以谄媚为生的“佞臣”这一传统模式被重新用于指称伊丽莎白贵族朝臣，并沿用至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与此同时，英国政治著述逐渐突出议会的重要性，强调议员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是连接政治中心（宫廷）与地方的关键环节，代表人民向君主进谏，谋求并维护公共福祉。自由选举则意味着来自于中间阶层的普通英国公民也可以积极参与政治。因此，这一时期，“公共人”的社会阶层特征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以贵族阶层为主体逐步演化为由以乡绅阶层为主的中间阶层为主体，并逐步被赋予反宫廷及激进新教主义之内涵，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宗教立场。^①

《克雷蒙复仇记》也在效忠宣誓争端这个背景下思考君权-宗教立场-政治参与这三者的关系。剧本突出公爵如何受追随者敦促，相信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存

^① See Richard Cust, “The ‘Public Man’ in Lat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in Peter Lake and Steven Pincu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116-137.

亡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坚持与坚定，并以此影射吉斯阴谋论，暗示该阴谋论的产生是因为公爵领导一个势力强大的极端宗教派系批判君主及抨击宫廷，让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克雷蒙复仇记》剧中的公爵堪称近代英国新教徒所推崇的“公共人”，唯一区别仅在于他坚决维护法国的天主教身份。

剧本再现了吉斯公爵如何积极参与政治，向君主进谏：

吉斯：陛下，通过臣为克雷蒙之抗辩，臣
希望您那备受蒙蔽的双眼能看出，那
在您猜忌的耳旁煽风点火的告密者如何卑劣，
他诬告克雷蒙叛国的谎言暴露了自己的不忠，
而克雷蒙招此冤屈亦只因备受臣之敬重。
签署此令状还他自由吧；
之前不曾有人配得上如此放肆的请求。
来吧，求您了，陛下，签了它吧：为什么臣民
得恳求君主们行正义之举？这种恭顺
让君主们受到鄙夷，表明君主们抗拒且冷待
自己本应热情主动而为之事。

……

吉斯：他（克雷蒙）温文尔雅、求知不倦，
完全是美德典范；本质纯良；
不屈于威武富贵、不信谗言、
坚如磐石、矢志不渝。

……

他蔑视献谄媚权、仰人鼻息、
低声下气察颜观色、口蜜腹剑道德败坏之徒。
简言之，他就是那斯多亚哲人（Senecal man）

……

吉斯：这些都是您身边的马基雅维利式恶徒，
您豢养的混账胆小鬼，行了恶事
就赶紧躲到您身后谋求庇护，

……那背信弃义猖獗、
靠诋毁他人发迹的世道真是让人悲哀。

(*Revenge*: IV. iv. 1 – 54)

这段对话发生在克雷蒙被捕之后。这段对话中，公爵督促亨利三世签署文件释放克雷蒙，称赞克雷蒙之斯多亚美德，抨击被佞臣玷污的宫廷，谴责君主放逐正义，纵容佞臣作恶。这段引文有三个主要作用：第一，塑造公爵具有真正之崇高的政治参与者形象；第二，突出公爵对美德的维护；第三，表明公爵清楚君主对自己有戒心。公爵请求亨利三世签署克雷蒙的特赦令，因为克雷蒙受到了佞臣诬陷，原因只是受到公爵器重；但公爵相信君主只是暂时为佞臣所蒙蔽。这既表明公爵认为自己光明磊落、行为坦荡，也暗示他清楚自己已被认为对君主权威构成威胁。因此，公爵承认自己督促君主签署特赦令的行为确有干涉君主权力的嫌疑；但同时强调，类似签署特赦令、修正错误这样的正义之举，理应由君主主动而为，如果君主不能主动而为，臣民可借表面恭顺掩饰内心对君主的鄙夷。换言之，如果君主不行正义之举，相较于公爵毫无私心的谏言，臣民因害怕冒犯君主而以虚假谦恭掩饰内心鄙夷的现象，更能损害君主权威。

剧本借公爵之口称赞克雷蒙是斯多亚精神的化身，强调斯多亚主义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鲜明对比，证明公爵出于对美德的追求而选择斯多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克雷蒙与吉斯公爵可被视作公民人文主义思想两种立场在该剧中的化身；两者之间的友谊象征这两种立场的结合是否可能对抗马基雅维利主义，消除宗教狂热的影响，维护美德，追求并实现真正之崇高：公爵不谋私利，积极参与政治，维护传统参政话语，向君主直谏，抨击宫廷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克雷蒙超越政治与宗教，关注哲学思考与内心修养。关于公爵与克雷蒙的友谊如何改变了公爵，剧本在第二幕第一场中进行了说明。剧中，巴里涅向克雷蒙暗示吉斯公爵被认为居心叵测，克雷蒙予以否认。克雷蒙告诉巴里涅，在某种程度上，公爵的确有他人难以揣度的目的：本应使用参政话语监督君主的贵族阶层正在没落，过着思想贫瘠的安乐生活，而在克雷蒙的引导下，“吉斯希望点亮人生，/充满活力，修身养性，建功立业；/他因此而只爱我，也配得上/我的生命与热爱”（*Revenge*: II. i. 262 – 275）。

就该剧如何体现了查普曼对待斯多亚主义的态度，已有评论对此结论不一，

甚至相反。^① 本文认为，斯多亚主义在《克雷蒙复仇记》中是同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宗教狂热相抗衡的理性哲学。在该剧刻画的克雷蒙 - 吉斯关系中，克雷蒙充当教导者的角色，除促使公爵斥责受马基雅维利主义左右的君主，他引导公爵将追求美德与真正之崇高作为政治参与的最终目的，并劝导公爵超越宗教狂热的束缚：

吉斯：您的危险已结束，注意我的：

您难道没有听到那街垒上

向我喊叫的惊人之声

（人影无处可觅）“让我们将我家大人带到汉斯去”？

克雷蒙：你没有找到这人？

吉斯：没办法找到。

克雷蒙：那么，这就只是你的想象了，一个白日梦而已。

……

吉斯：就算是吧。我收到了

来自王国内外各个渠道——罗马和

西班牙，及洛林和萨瓦——的警告，

都写到我们弘扬天主教事业

的打算将在血腥中结束，

让我们所有计划一事无成；

这让我有理由相信，它预兆了某种

严重而又隐秘的东西。

克雷蒙：那么，就远离这一切吧。

吉斯：我绝不能这么做。

里昂大主教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将被指责在如此重要的关键时刻

放弃了法国，

^① 例如，苏珊娜·凯斯提勒认为，查普曼藉克雷蒙表达自己对斯多亚主义的怀疑态度（see Susanne F. Kistler, “‘Strange and Far-Removed Shor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 in *Studies in Philology*, 77 [1984], pp. 128 - 144）；彼得·柏门特则认为，克雷蒙的斯多亚美德代表了查普曼的道德理想主义（see Peter Bement, “The Stoicism of Chapman’s Clermont D’Ambois,” 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 - 1900*, 12 [1972], pp. 345 - 357）。

而且我的敌人（他们将利用
我的短暂缺席获利）将使我千辛万苦
获得的成就迅速化为乌有。

克雷蒙：那些靠不法手段发迹的人都将垮台。

不要让你为美德而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
成为行恶的资本，以免过犹不及，
让自己无路可回。

有无穷尽之追求一切美德与
虔敬之物的心愿便已足矣。

这种心愿，如限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可能会帮助美德
从你的善意中得益些许，而不至于有任何危险：
贪心地想拥有一切总会失去一切。

(*Revenge*: V. i. 36 – 77)

这段对话使用了两个来自《法国历史概述》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据《法国历史概述》描述，“街垒日，人们曾听到这样一声呐喊‘不要再延误了，让我们将我家大人带到汉斯去’”。^① 该书旨在以此细节突出公爵纵容追随者煽动巴黎人民叛乱以便帮助自己实现篡夺王位的阴谋。如前所述，汉斯大教堂是法国君主加冕仪式所在地，呼唤带领公爵去汉斯的呐喊声，表明希望让公爵加冕成为新国王。剧本原文引用该细节，但安排公爵告诉克雷蒙这个喊声让自己陷入危险中，因为它能成为公爵图谋篡位的证据。历史上吉斯阴谋论的核心就是公爵图谋弑君篡位；但剧本让公爵有了申辩的机会，以公爵的担心暗示他毫无篡位之心，并以该喊声发出者无处可寻这一事实，证明亨利三世对公爵的猜忌毫无根据，强化公爵作为无辜被迫害者的形象。

在另一个细节中，《法国历史概述》描写公爵在布卢瓦参加三级会议时收到多方警告，获悉自己面临生命危险，打算离开，但里昂大主教告诉公爵，“如果您现在从三级会议退出，您将被指责在如此关键时刻放弃了法国，而且您的敌人也将充分利用您的缺席，使您为保护教会已做之种种努力迅速化为乌有”。公爵因此置匿名警报与自己的预感不顾，坚持留在布卢瓦，防止亨利三世对胡格诺派

^① Edward Grimeston, *A general inventory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p. 722.

妥协，最终丧身该地。^① 剧本概括了公爵收到的多方警告，虽也遵循史实提及西班牙与罗马，但强调这些外国势力联系公爵，只因他们担心公爵的人身安全，丝毫不提公爵带领神圣联盟同西班牙结盟这一公认事实，以此完成对公爵正面形象的塑造。克雷蒙督促公爵放弃自己铲除胡格诺派的天主教理想，远离天主教徒同胡格诺派的斗争。但是，克雷蒙的提议遭到拒绝，因为里昂大主教象征的法国天主教会需要公爵这样的世俗力量对君主施加影响，让公爵坚信如果他退出同胡格诺派的斗争，法国天主教会就会失去所有优势，让君主受到胡格诺派的左右。一方面，这证明对法国教会而言，君主已违背自己维护天主教会正统性的加冕誓言，所以教会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以公爵为代表的极端派天主教徒身上。另一方面，该细节突出公爵利他主义政治参与者身份之后的宗教狂热者身份：该身份使公爵参与策划并实施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使其大无畏精神沦为行恶工具，给他追求美德的政治参与者形象蒙上阴影。克雷蒙象征的超越宗教并以追求个人美德为目的之斯多亚主义，最终被吉斯公爵象征的受宗教狂热驱使之政治参与抛弃。面对身为宗教狂热者的公爵，克雷蒙只能敦促他不要走极端，不要让自己维护天主教信仰的决心与对美德的追求过分矛盾，使美德失去生存空间。这促使该剧观众与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思考法国过去及英国当下：以信仰为名的迫害、杀戮与政治参与是否能实现美德？

克雷蒙的警告最终得到证实：公爵被亨利三世暗杀。公爵的死象征着结合斯多亚主义与政治参与这两种立场、维护美德、追求并实现真正之崇高这一努力的失败。因此，当克雷蒙得知公爵遇害后，他问自己“我是否应继续苟活？/唯有这亡人让我的人生有意义”（*Revenge*: V. v. 149 - 150）。他认为向亨利三世寻仇不可取，认为“复仇是对他们（君主们）神圣身体的亵渎”。最终，经过一番思考，他放弃在谄媚权势中度过余生，决定自尽，以死追随公爵（*Revenge*: V. v. 151 - 193）。

克雷蒙因坚信弑君将亵渎君主身体之神圣性而放弃替公爵复仇这一立场，或许体现了剧本对君权神授论的内化。但是，从神赐君权与参政话语在君主制话语体系内相互依存这一角度看，如果参政话语承认监督具有神圣性的君主是终极参政目的，那么教导公爵这位参政者的斯多亚英雄克雷蒙也必须坚持君主之神圣性这一立场。因此，是否支持君权神授论可能并不是《克雷蒙复仇记》一剧参与政治讨论的主要目的。

^① See Edward Grimeston, *A general inventory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p. 723.

《克雷蒙复仇记》：政治化的殉道者阴影下的公共人

剧中，受斯多亚主义影响而追求美德的公爵，同受马基雅维利主义左右而憎恨美德的君主形成鲜明对比。剧本为突出这一对比，安排了两幕公爵与克雷蒙就美德、政治参与及真正之崇高进行讨论的场景（*See Revenge: I. i. 288 - 379, V. i. 32 - 99*）。在这两幕场景中，公爵与克雷蒙并非完全独处，都有一位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的第三者在场：前一幕场景中有巴里涅这位马基雅维利式佞臣，后一幕中则有让人们反思宗教狂热的比西之鬼魂。这两位第三者的在场与失语状态使公爵与克雷蒙的讨论极具象征意义：第一幕场景象征着不受马基雅维利主义干扰并在斯多亚主义引导下追求美德的政治参与；第二幕场景则象征着受宗教狂热左右的政治参与不能在斯多亚主义引导下超越宗教对立。与这两幕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利三世与巴里涅的两次密会（*See Revenge: II. i. 1 - 75, 第五幕第二场*）。第一次密会造成克雷蒙被密捕；第二次密会的结果是公爵被暗杀。这两次密会展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如何左右构成君主制话语核心之一的神赐君权，象征马基雅维利主义战胜了斯多亚主义，使参政话语彻底失语，美德被放逐，君主丧失神圣性并凌驾于法律之上沦为暴君。

但是，剧本并没完全陷入悲观情绪中：克雷蒙自杀后，亨利三世携宠臣赶到现场，哀叹道，“我们的确来得太晚，我为此深深忏悔，/我本应像维护我的王冠一样维护这位克雷蒙”，下令将克雷蒙的遗体抬入蒙特苏里宅邸的地下密室，并封闭该宅邸，以其“作为有名的德安博之陵墓”（*Revenge: V. v. 216 - 219*）。在这个场景中，巴里涅没有出现，似乎证明亨利三世真心忏悔，已赶走佞臣；将克雷蒙自尽之地封存以用作其坟墓的安排，则象征以该地为敬奉克雷蒙之场所，将克雷蒙塑造为斯多亚主义的殉道者，似乎呼唤提高引人向善的哲学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该剧思考了是否能以君主主动借斯多亚主义驱逐马基雅维利主义并积极追求个人美德，根除破坏君主神圣性的不良因素，重建君主制话语，让重获神圣性的君主带领超越宗教狂热的政治参与者帮助王国重获和谐与秩序。或许，这正是该剧所表达的政治与哲学理想主义。

作为一名伊丽莎白即位后出生的英国臣民，宗教对立、战争、传统社会的解体及政治思想的复杂化是查普曼所处的社会现实。当代读者不难理解，为何热爱希腊文化的查普曼在各种作品中兼顾“古典主义及基督教思想，将二者完美结合，消除之间的历史及神学差异”^①。这种理想主义也体现在《克雷蒙复仇记》

^① Roy W. Battenhouse, "Chapman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ELH*, 12 (1945), p. 87.

的题献中 “无论那些人格卑下且尖酸刻薄的世俗之人多不在乎生前及身后声名，在下深信不疑（假使圣经不曾明言，便如最神圣之哲学家所称），我们身后确能继续知晓善或恶，多少则完全取决于我们此世是否喜爱或憎恶所有美德与真正仁爱之教诲。”（*Revenge*: 169）^① 这部分题献虽未阐明美德的具体所指，或说明什么是“真正仁爱之教诲”，但强调同圣经相比，引人向善的哲学同样重要；这帮助突出剧本在宗教立场上的模糊态度。当代读者无法肯定《克雷蒙复仇记》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近代英国观众与读者反思宗教狂热，或帮助提高引人向善的哲学在政治参与中的地位。但是，当内战于1642年在英国爆发时，这场亦称清教革命的战争以查尔斯一世于1649年1月30日在白厅被公开处决及英国进入共和国时期正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宗教立场鲜明的内战宣告《克雷蒙复仇记》之政治及哲学理想主义彻底破灭：以公共人自居并接受政治抵制合法性的政治参与者，最终同坚持君权神授论的君主决裂，超越君权的束缚，通过诛杀“暴君”为清除玷污新教英国的天主教异质做准备。不过，“暴君”之死并没有帮助新教英国完成宗教净化，或给共和国带来稳定与和谐。相反，这位“暴君”成为国教殉道者。虽然质疑者一直挑战他的殉道者身份，这并不妨碍查尔斯一世被囚期间所著之《国王的圣像》成为共和国时期最受欢迎的殉道叙事之一，帮助“各种保守的、保皇的及安立甘思维模式与忠君思想在共和国时期得以保存，并在1660年大获全胜”^②。最终，该君主于1662年至1859年间被正式作为殉道者载入《公祷书》。与此同时，亨利三世与吉斯公爵也继续活跃在德莱顿等复辟时期剧作家的作品中；但至于他们如何满足着这个时期英国观众对政治与宗教的种种想象，已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了。

[作者简介] 龚蓉，女，1972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近期发表论文有《反天主教语境下的〈玛尔菲公爵夫人〉》（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少女的悲剧〉：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的对话》（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冯季庆

^① 评论者对“最神圣之哲学家”的具体所指存在争议。例如，卡瑟林·爱沙曼·莫斯认为指柏拉图（see Katharine Eisaman Maus, “Notes,” p. 375）；弗雷德里克·博斯则认为指古罗马斯多亚哲学家艾比克泰德（see Frederick S. Boas, “Notes to *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 p. 297）。

^② See Andrew Lacey, *The Cult of King Charles the Martyr*,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3, pp. 1–2.